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聆听「寂静之声」

张明扬

“寂静之声”晚宴从傍晚开始。沿着曲折的小路，我们被领到一个隐蔽的观日落佳处，可同时看到乌鲁鲁和卡塔丘塔。乐手吹奏土著传统乐器吉里杜管，这根一米多长的中空木管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偏东的乌鲁鲁越来越红，连同草木、沙土都是砖红色的，大石头的纹路尚清晰；偏西的卡塔丘塔则与大地浑然一色，白云沉浸在金光中，如同滚烫的橙色岩浆翻涌而过。

月亮悄悄爬上来了，起初低低的、淡淡的，藏在朦胧的霞光中，不知何时已升到中天，光芒也愈发皎洁，霞光像用了化学试剂的分层色，最底层是厚重的蓝紫、中间是柔和的粉紫、上层是轻盈的鹅黄。当最后一抹晚霞隐去，天际残留微红，铅灰的云低得几乎要碰到乌鲁鲁。踏上南半球时还是新月，如今已是满月，这个轮回对乌鲁鲁来说，不过沧海一粟。晚风吹动了野草，月亮在细长的野草间若隐若现，乌鲁鲁岿然不动，即逝的草莽和千秋的磐石在时光中相遇。所有光线都收起了，如同开天辟地时的混沌。

桌布铺好了，蜡烛点燃了，红酒斟满了，一切看起来和酒店里没什么两样，除了这是在沙漠，压纸中的是地上捡的紅黄色铁矿石。脸上、身上画着白色花纹的土著赤裸上身，跳起传统舞蹈。一桌子萍水相逢，在与世隔绝的广袤荒野里，脚踩亘古的沙土，头顶壮阔的夜空，天上星光点点，地下烛光绰绰，对着一从未见过、也不会再见的人谈笑风生，于岁月长河的一隅，共享一顿晚餐。

侍者吹灭了烛火，只留下烛光小径，这才显出“寂静之声”的意趣来。周围静极了，唯聆听大自然的万籁，虽无声却又听见众生。初用耳听，各种虫鸣此起彼伏，或尖利、或清脆、或悠扬；若用心听，大音希声，荒原吹来的夜风似洪荒之流，裹挟着远古的回声。不远处的乌鲁鲁隐没在黑暗里，树影婆娑，野草摇曳。世界本是它们的，我们却是不速之客。工作人员手持激光灯，照向漆黑的星空，介绍一个个星座和它们的故事：那是猎户座，那是仙女座，那是南十字星，只照亮南半球的夜。夏季的天已是澄明，不见一丝雾霾，然冬季更甚，清透得能一眼望到天宫去。我虽不动，却见斗转星移，每过两小时，一个星座便下去了，一个星座又上来，博物馆里的幻灯片投影在天幕上，方觉地球真真切切在转动。天空像巨大的罩子，即使把头抬到极限，也看不到除了星月云朵之外的东西，仿佛一切都不存在了。在浩淼宇宙的角落立，人类从未停止过探索，星球万千，孤寂如斯。光束游走于满天繁星间，每个人都像回到了童年，仰望指过的那颗遥远星球，去寻找最亮的星辰。

突然风起云涌，大片大片的白云从南边源源不断地奔腾而来，不一会儿便占领了整个天空。将花前月下的莺莺燕燕都抛弃吧，放纵狂野的生命力驰骋寰宇，风吹皱了脸，粗糙了手，始于原点，归于永恒。此刻无须多语，把酒便是，将浪漫一饮而尽。



郑辛遥
衣服挂起来，越来越挺；
人被晾起来，越来越皱。



修经验。那年，中专毕业的儿子唐小小也来到他身边跟他学起了设备维修。他俩既是父子，也是师徒，一下成为机修组的骨干力量。几年来，机修组有其他人员变动，唯独这对父子一直坚守阵地，因为他俩之间没有猜疑、争斗，只有心向一处，将工作做好。

国家建设付出了辛勤劳动的汗水。我们常说父子天生是冤家，也许他们在农村老家时常吵闹过，朝对方吹胡须瞪眼的，当他们为生计走出家门，来到异地他乡，一下变得如此温情脉脉，互帮互爱，演绎着上阵父子兵的气概来！

眼下一年，他们忙碌了一年，又该返乡过年了。带着收获和喜悦，踏上归途，心似飞一样，回到家乡，又回到他们曾经生活的起点，和家人暂时团聚，抚平辛劳和疲惫，来年出门，又是一对生龙活虎的父子兵！

最大的新生事物是涌现了数千万进城农民工。他们是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一直以来，这个群体普遍干着强体力的工种，在脏、累、差、危险的工作环境中，任劳任怨。

一老一少，上阵父子工，是外出务工农民中又一绝妙搭档组合。一次，我去一家外协加工厂验收电镀产品，同去的司机一边驾驶着货车一路向我抱怨说：“这家电镀加工厂规模小，人手不够，每次我一人去收货，总是由一个年纪大的装卸工替我在下边上车，一车货总要花个1小时才装完，真耽搁时间。”

上阵父子工

杨松华

待我们到达电镀厂储货仓库，发现原来的仓库保管员离职走了，又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麻利地为我们点好出库产品后，就主动帮那位年纪大的装卸工替我们装起车来。这让我们很奇怪，因为在这家电镀厂，仓库保管员只负责仓库内记账、打扫整理仓库。很快，也就半个小时，货就上完了。由于我们此加工电镀的产品材质重，包装后的每箱产品重达百余斤，以前这位年纪大的装卸工一人上车非常吃力，又费时间。这次有了

这位年青保管员的帮忙，他显得不怎么累，脸上更一直挂着满足的微笑。原来，这个年轻人是他儿子，这次从老家来这里找工，就把他介绍自己身边一起干工了。儿子来了，每次都是父子俩自动组合，一起上下车，一起打扫整理仓库，俩人都有了工作上的好搭档，老板看着开心，这对父子更开心。我曾经在一家大型高层建筑工地上，一下巧遇两对父子工。一是对做泥水活的父亲老万和儿子小万。六十好几的老万生得身材瘦削，皮肤黝黑，跟他的虎背熊腰、皮肤看上去还较白净的儿子根本不是一对父子相。可俩人就是一对好父子工。老万操作搅拌机，给泥师递泥浆桶、上砖块。他最喜欢、最愿意跟定的一个泥师正是他的儿子小万。父子俩在这家建筑公司干了二十多年，老万早熟知儿子工作时的套路和技艺，知道儿子砌什么墙需要给他拌什么砂浆，砖头需不需要过水吃透水分多少才可以砌好，一个上午能砌多少块砖，一个下午能粉刷多少墙

面，给他预备的材料绝不过剩或不够用……诸如此类，不需具举。在儿子小万看来，只有当父亲老万做他的下手帮工时，他才样工序干得得心应手，每天的手活儿量都能高出其他泥师。因而父子俩的日时定价工资在那些泥师和帮工里，都能拿最高。另一对是做架子工的父亲周荣喜与儿子周建军。在建筑里最危险的永远是外架子工，从地面看上去，他们个个身体悬空，危险程度超乎没见过架子工施工现场的人的想象。父子俩干这一行也十多年了，无论工地和身边的工友怎样迂回变换，总是他俩人干一处。既有亲人之间的信任：每拿动一根钢管，每上一层架子，俩人互相提醒、承让，承担各自的安全系数，能确保对方施工安全；更有一对父子工。一根根或长或短的钢管在手中传递，耐心让对方牢固好，再传递下一根。父子俩的身影在高空作业中也始终显得那么矫健灵动，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伤害，工作效率也远远高出其他搭档组合的架子工。

我们公司机修组，也有一对父子工。父亲唐明华是个老机修，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设备组装、检



老科长朝后脑勺捋了捋白发，郑重地说，案犯叫胡力，绰号“狐狸”，是老老板，住浙东南某县山村。这次任务就叫逮“狐狸”。

逮“狐狸”

刘向东

任务一下达，我立马向内勤领了全国粮票，与师傅一起赶往十六铺码头。可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温州的客轮。师傅果断决定，改乘长途汽车南下温州。他掐灭烟头还冒出《南征北战》里的一句台词“明天拂晓一定要渡过大沙河”。

那时没有高速公路，长途车也无空调。好不容易出了上海，又逢一场滴滴答答的冬雨，还有瑟瑟窸窣的雪珠不停地敲打着模糊不清的窗玻璃。整个夜晚我们似乎坐在一个颠簸摇晃的冰箱里，除了漆黑，就是凄冷和双脚的麻木。就这样，半个白天加一个晚上，我们终于在曙光初照时渡过了比“大沙河”更美的楠溪江。这是一个靠山的小集镇。街面不大，安详又繁华。我们在路边小店吃好面条，按店主的指点很快找到了派出所。值班民警老周听了我们的来意后十分干脆地说要亲自配合我们执行任务，并要求我们换上检察制服扮成“老板”，否则当地人就不欢迎，找人也就有困难。他还介绍说当地的家庭私营经济发展迅速，加工业务极为抢手。无论是个体老板，还是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只要听说有客户谈生意，就会热情相见。可他们忌讳与公安检查打交道。因为开放搞活时间不长，政策和法律还不完善，假冒伪劣、偷盗诈骗和行贿受贿等案件屡有发生。如果不法者得知我们查案，就会设法逃避。老周还考虑到我们的家人和左邻右舍都知道自己的身份，如贸然带陌生人上门可能会引起警觉。万一扑空，“狐狸”就会闻风而逃。

候伏击。凌晨四点，空荡寂静的候车室里突然出现一个身影。尽管压低了帽檐，竖起了衣领。老周一眼就认定他是“狐狸”。见他四处张望着朝售票口走去时，我和师傅一左一右猛然将其牢牢夹住，拷上了手拷。随后我们押着“狐狸”登上长途汽车，迎着橙色的朝霞，沿着波光粼粼的楠溪江赶往金华火车站。任务完成了。心里美美地想着又该表扬了。不料，老科长听了汇报狠狠批评我们接受人家宴请是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仅要我们立即寄去饭钱和粮票，还要作检查。那一脸严肃如他满头竖着的白发，刚直不阿，令人起敬！

果然不出所料，家里、厂里均无“狐狸”踪影。出面是一位自称“副总”的小吴。他看了我们的名片后极为热情地说会马上叫胡老板来相见，还执意要设宴招待我们。为了任务，我们只好客随主便，见机行事。然而从午餐到晚餐

红山文化玉器中最著名的是玉龙。而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那条红山碧玉龙则是公认的龙中之首，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此玉龙是1971年秋内蒙古赤峰市翁特旗三星他拉村的农民在山上挖坑种树偶然发现的。翁特旗文化馆馆长对这件“月牙形的玉器”看不懂，但认为“是个东西”，就以30元钱收购后锁进库房。十三年后，在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一个墓葬里，发现墓主人的胸前摆着两件玉器，像是某种动物，曲体团身，长着猪的耳鼻，似猪非猪，似龙非龙，于是就定名“玉猪龙”。翁特旗文化馆的人猜想老馆长收在库房里的那件玉器也

许与“玉猪龙”会有关联，就赶紧送到北京，请考古泰斗、时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苏秉琦先生鉴定。这条被忽视和沉寂多年的红山碧玉龙，终于“乘风而起，誉扬华夏”。细察此玉龙：墨绿色，通体沁色斑斓，重1000克。高26.3厘米，最宽29.3厘米，呈C字形，龙体横截面呈椭圆形，最大处近3厘米。吻部前伸略翘，嘴紧闭，鼻端扁平有两个对称圆鼻孔，双眼突起如水滴，额头顶和下颚部刻有细密网格纹，颈至脊背饰以长鬃披向后背部，并向上卷曲。尾部收成浑圆状且内弯。龙的背中央有个对打孔，用绳悬起，首尾正好向下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可见此孔位置是经



我家小狗狗不知道自己丑

纪忠鑫

我家小狗狗单看还行，但是一和别家花枝招展、英俊俏丽的狗比，立马相形见绌。分出高下。因为我妈没带它到宠物店拗个发型，做个美容啥的。我姑对我妈说：“你也把你家小狗狗送到宠物店打扮打扮，你看看毛发乱的。别人家的小狗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妈说：“打扮那么漂亮干嘛？又不是人，要去相亲。有那点钱，我不如多给它买点好吃的。爱小狗狗，就让它吃得和你一样好。又没说打扮得一样好。”“那带出去也好看啊。”“好看也是给人好看，为了得一句你家小狗狗真漂亮！小狗狗又不知道自己丑。”

小狗狗不知道自己丑

“哈哈，你怎么知道小狗狗不知道自己丑？”

“你看看，无论什么大狗、小狗，漂亮的狗、丑的狗，纯种狗、土狗、狗和狗一见面不都亲热得一塌糊涂。没看它们互相嫌弃。”我姑立马被我妈的这一套理论折服了，她的确没看过一只美容的狗瞧不起素颜的狗。都是人叫嚷着：“快过来，宝贝。它好脏，我们刚洗过澡不和他玩。”是啊，小狗狗不是人，不戴有色眼镜的。有的地方形容三四岁的孩子像小狗狗。应该也和这个年纪的孩子童心相关，无论什么家庭条件，都能乐此不疲地玩在一块儿。

雅玩

红山文化玉器中最著名的是玉龙。而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那条红山碧玉龙则是公认的龙中之首，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此玉龙是1971年秋内蒙古赤峰市翁特旗三星他拉村的农民在山上挖坑种树偶然发现的。翁特旗文化馆馆长对这件“月牙形的玉器”看不懂，但认为“是个东西”，就以30元钱收购后锁进库房。十三年后，在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一个墓葬里，发现墓主人的胸前摆着两件玉器，像是某种动物，曲体团身，长着猪的耳鼻，似猪非猪，似龙非龙，于是就定名“玉猪龙”。翁特旗文化馆的人猜想老馆长收在库房里的那件玉器也

许与“玉猪龙”会有关联，就赶紧送到北京，请考古泰斗、时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苏秉琦先生鉴定。这条被忽视和沉寂多年的红山碧玉龙，终于“乘风而起，誉扬华夏”。细察此玉龙：墨绿色，通体沁色斑斓，重1000克。高26.3厘米，最宽29.3厘米，呈C字形，龙体横截面呈椭圆形，最大处近3厘米。吻部前伸略翘，嘴紧闭，鼻端扁平有两个对称圆鼻孔，双眼突起如水滴，额头顶和下颚部刻有细密网格纹，颈至脊背饰以长鬃披向后背部，并向上卷曲。尾部收成浑圆状且内弯。龙的背中央有个对打孔，用绳悬起，首尾正好向下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可见此孔位置是经

精神确认的。此龙虽埋藏于地下5000多年，却依然完好无损，十分难得。其线条简练流畅，龙身弯曲如一轮近盈之月，充满生命的张力和灵动感，堪称中国史前玉器之神品也！笔者以为：红山玉龙是蛇、马、猪等动物的复合体。蛇是先民十分敬畏的动物，无声无息，神出鬼没，时而遁地，时而复见，入冬而眠，其活动与季节变化相合，能规避酷暑严寒和风雨雷电，古人以蛇象征土地和繁殖力。内蒙古有着辽阔的大草原，野马纵横驰骋，长鬃飞

中华第一龙

徐梦梅

须进行重新梳理。笔者对史前玉器用料始终坚持“就近”和“就地”取材的观点，中华第一龙出土于敖汉地区的赤峰，因此更有理由相信，其玉材是“敖汉玉”的可能性最大。中华第一龙还以出土地命名，又称三星他拉玉龙，笔者十几年前去过了那儿。村口有座十几米高的石碑，黑色底座、白色碑身，碑身正面“中华第一龙”五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碑顶上树立着硕大的玉龙雕塑，玉龙昂首欲飞，在北方的蓝天下、旷野上益显生机勃勃。仰望玉龙，思绪万千：玉龙从远古飞到今天，又将从今天飞向未来。龙啊！中华民族尊崇为图腾的龙，你究竟来源于何方？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